

我拍手您听到了没有

茶几上，一台浅蓝色的无线电收音机里，正放着“音乐会”的实况转播。

崔伯伯的房间里，荡漾着美妙的歌声。

房门不知道怎么没关着，住在东隔壁的邻居——小女孩亭亭，左臂上抱着一只棕色的小布熊，右手的一个指头塞在嘴巴里，挨着门边儿，想进去又不好意思，可是终于一小步、一小步地迈了进去。

崔伯伯一看见她就招呼：“亭亭回来啦？”

她注视着那台浅蓝色的收音机，头也不抬一下，只点了点。

“幼儿园里阿姨今天讲故事了没有？”

“讲了。”

“讲的什么故事？”

亭亭心不在焉地回答：“三只熊。”

有意思，怪不得她抱着小布熊。崔伯伯心里头暗自忖着。

他看着亭亭那副聪明的模样儿，真讨人喜欢，禁不住又问下去：“故事好听吗？”

“啊——唔——”亭亭还是一小步、一小步地迈向那台浅蓝色的收音机。

收音机里沉着的、有力的、带点儿鼻音的男低音独唱完了，换上了轻快的、清脆的、优美好听的女高音。亭亭仿佛有人从背后推了她一下，猛地一步向前迈到了雕花的红木茶几旁边。

崔伯伯突然想起来了，亭亭的爸爸是个作曲家，妈妈是个歌唱家，怪不得他们的女儿这样喜爱音乐呢。

“你爸呢？”

“出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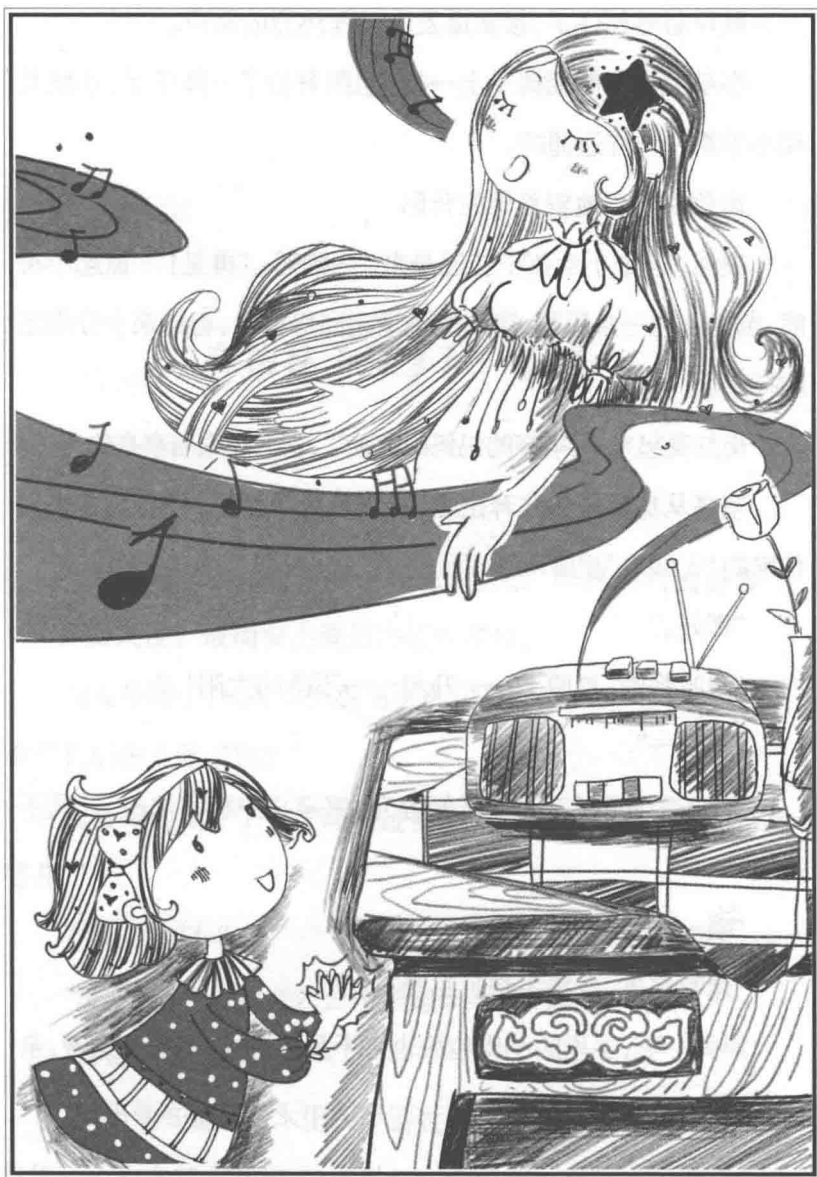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妈呢？”

“也出——”

“你奶奶呢？”

“在家。”

小女孩子一双乌黑的大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望着那台浅蓝色的收音机，连瓶子里插着红艳艳的玫瑰花也不瞟一眼，却跟着歌声的节拍，不停地晃着脑袋，身子也在微微地摆动着。



歌声忽然停住了，接着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亭亭把小布熊朝椅子上一扔，也跟着拍了一阵子手，小脸儿和小手掌一样红通通的。

崔伯伯好奇地望着她的背影。

突然，这个小女孩子转过身来，一鞠躬：“再见！”抓起小布熊，倒提着它一条后腿，蹦蹦跳跳地跑回房里去，看起来十分满足的样子。

街灯亮起来了。亭亭的妈妈回家来了，背后还跟着亭亭的爸爸。

亭亭从房间里头飞奔出来，扑到她妈妈怀里：“妈，我在崔伯伯家的‘无线电’里听唱歌。”

“那好。”

“我听您唱‘草原上——升起——不落的太阳’。”

“噢——”

“我还听您唱‘二月里来好春光，家家户户种田忙……’是不是？”

“噢——”妈妈声音里充满着笑意。

“您唱完歌，我拍手您听见没有？”

妈妈一听，手里的小皮包放也来不及放，抱起亭亭来亲着，亲着，亲着……

在树林子里多玩一会儿

呼啦！呼啦！刮了一天一夜的北风。早晨的气温是零下4～6摄氏度。玻璃窗上满是冻结的花纹。

阿良早醒了，从被窝里探出头来，叫着：“哥哥！哥哥！看哪，谁在我们窗上画了图？”

阿善给叫醒了，一骨碌翻过身来，朝着床外：“什么图？在哪儿？”

“那不是嘛！”

“是的，是的。霜老公公夜里跑来给我们画上了窗花。”

“哥哥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当然知道。书本里头早讲过的。还有风伯伯、雨先生、雪娘娘……你全都不知道。”

于是阿良跟着阿善从被窝里爬出来，跑到窗户跟前。

阿善比阿良大两岁，他自以为比弟弟懂事得多，爱把自己的一套叨叨唠唠地告诉弟弟：“这边是个树林子，一棵一棵的大树——看见吗？树底下是一朵一朵的小花。这些花儿采下来做花环挺好……看见吗？那边是个大草堆，草长得挺高，比我还高呢！……”

阿良睁大了眼睛，一声不响地看着，一声不响地听着。

“大草堆旁边蹲着一只老山羊，多长的一把胡须，比爷爷的长得多。看见吗？还有一只鹿……”

“不是鹿，是马。”阿良忍不住插进一句。

“不是马，是鹿。看见吗？它头上长着角呢。阿姨不是带你们上动物园去看过过了吗？”

“嗯，看过梅花鹿。”

“好，你可认出来了。看见吗？还有一座山，山上有一间小房子，小房子里头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一个老太婆……”

阿良想：这不像山，这像一只张开大嘴巴想吃人的老虎。

但是他不敢说“不是”，因为哥哥已经是一年级小学生了。

“看见吗？山脚下有一只大白熊……”

“看见。动物园里也看见过大白熊，有两只，它们爱打架……”

“对，对，这回你可记得了……”

他们挨着看过去，看过去，快看到一排窗子的尽头了。

妈妈在厨房里煮完了早饭，推门进来，看见两个孩子赤着脚，只穿着汗衫汗裤，肩并肩地站在窗户下面看什么，大的一个还在指手画脚地说什么。

她害怕他们受凉，就喊着：“阿善、阿良，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听话，快回到床上被窝里去。”

“妈妈，你也听话，让我们在树林子里多玩一会儿。”

“妈妈，你也听话……”阿良附和着哥哥这么说。

妈妈又生气，又好笑，给他们一人披一件毛线衫，让他们看去。

这条街长大起来了

良良像一只早上刚从窠里飞出来的鸟，浑身是劲。

他在大街的人行道上蹦蹦跳跳，一刻也不停，一忽儿他在前面快跑，跑远了，笑嘻嘻地等着他的爸和妈；一忽儿他怕踏死蚂蚁似的，故意慢慢地走，落在后面，然后老远地追上爸和妈。

他边跑着，边看着。这条广阔的、明亮的大街，星期日也像他一样——白府绸衬衫、红毛线背心、蓝斜纹布短裤、长统黄纱袜、一双黑得发亮的皮鞋——穿上了新装，整整齐齐，漂漂亮亮的。

他看看街两旁的灯柱，像从地里长起来的长胳膊，每只手提着几盏金色的灯。

“手那么多！”他好奇地数起它们来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边跑边数，可是灯柱多得数不清。

他看到街中心的一个草坪，四周栽着红、黄、蓝、白的草花，外面围着绿油油的矮冬青，觉得奇怪：咦！街头上还有小公园哪！

他又被来来往往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吸引住了。

“这些车，像一匹匹好看的马，奔来奔去的，人都‘骑’在马肚子——”他这么想着，不觉嚷嚷起来：“喔！红马赶过黄马了！喔！蓝马追上去了……”

他爸问他：“良良，马在哪儿？”

良良仰起了含笑的小脸，咧开了小嘴巴，没回答。

他爸转过头去对他妈说：“你儿子把车辆看作马了，把坦荡荡的大街看作赛马场了。”

他妈微笑着：“你和他一般见识！”

良良望望前面一幢幢的高楼大厦，像一个个巨人，站在大街两旁，有的十几层高，装着一排又一排闪亮的玻璃窗，一个发光的琉璃瓦屋顶，耀得人睁不开眼。

他高兴极了，偏着头问：“爸，要是站到那顶上去，可多好！”

“你说有什么好？”他妈插嘴反问他。

“白天坐在云上飘！晚上摘星星玩儿！”

妈瞅着爸笑了。

爸点头称赞：“好设想，好主意！”

良良又看见有座楼上挂起一排红纱灯，鼓鼓的，飘呀飘。

他说不出它们像什么，可是挺好看。要不是妈拉着他，他还
不走呢，要等着这些灯亮起来，看有多红的光！

忽然老远地传来了钟声，隐隐约约，一声又一声，清脆好听。

良良又问了：“哪个学校打钟上课啊？”

他爸回答他说：“是火车站钟楼里的大钟，它像演奏音乐般地
敲得多好听！”

良良急着再问：“火车站在哪儿？看火车去！——呜呜！”

“远着哩，在这条大街的那一头，跑半天也到不了！”

良良眯着小眼睛，伸长了脖子，望呀，望呀，望不到尽头，这条
街好像和老远的天接在一起哩。

他不觉又嚷了起来：“喔！这条街好长啊！它长大了！”

他爸高兴地说：“是啊！这条街从前给捆绑了几百年，没一丁
点儿活气，老是灰溜溜的、破破烂烂的样子！可是解放了，新中国
成立了才十年，它就精神起来，长得又快，又大，又漂亮！”

他妈接着说：“可不是么！良良，你也像它一样快地长大起
来吧！”

他爸指指新盖起来的博物馆，门前撑起了二十四根通天大柱
子，好大的气派：“孩子，你瞧，工人叔叔把这条大街打扮得好漂
亮，叫大伙儿瞧着多顺眼，多舒服，多快活啊！”

“我将来——”良良说了半句顿住了。

“你将来怎么样？”

“我将来长大了，要把几百几千条大街都打扮得这样漂亮，叫大伙儿瞧着更加顺眼，更加舒服，更加快活！”

良良一口气说完话，小脸儿涨得通红通红，鼻尖上还沁出了几颗汗珠。

月亮变样儿了

国庆节那天夜里，在天安门广场上看了焰火，小弟和小妹一直唠唠叨叨的，忘不了这件事。

他们都还记得：“轰隆隆——”一阵子响，猛蹿起千百颗星星，拖着亮晶晶的尾巴，好像一群银色的小飞马，在天空里飞奔……忽而“啪啦啦——”连声响，星星绽出了千百朵鲜花：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紫的、蓝的，谁在天空里修了个大花坛，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……忽而鲜花散落，落英缤纷，像金色的、银色的雨，一阵又一阵，轻轻细细地洒落下来……

夜深了，他们还不肯回去。一回家，就缠住了妈妈问这问那，问个没完，直问到一连打了三四个呵欠，眼皮沉甸甸又酸溜溜的，才闭上了眼睛，鼻子里呼噜噜地响着，可是嘴里还不时哼哼唧

唧的。

这天，爸和妈上班去了，哥和姐也上学去了，家里只剩下奶奶、小弟和小妹。

小兄妹俩就在院子里玩起“放焰火”来：一个手一扬，“轰隆隆！”一个手一拍，“啪啦啦！”在他们小眼睛里看来，天空里已经满是彩色缤纷的火花。可惜看焰火的人一个也没有，说了好几回，也就厌倦了。

他们只得去缠住奶奶，问长问短的，老是这些个题目。

“那些花儿怎么会开在天空里？”小弟问。

“火炮打上去的。”

“许许多多花瓣儿掉下来怎么不见了？哪儿去了？”小妹问。

“灭了，就没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让那些花儿一直在天上开着？”小弟疑疑惑惑地，眨巴眨巴着眼睛问。

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为什么咱们不把花儿种在天上？”小妹奇奇怪怪地问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奶奶本来爱聊天，可是这样的题目太困难了，她招架不住，只好推说：“等会儿你们爸回来去问他。”

爸一回来，两个孩子不等他坐定，就像放连珠炮般直问下去。

“问得好！问得好！”爸看来势凶猛，先忙着点头，到后来才解释，“天空里只是些空气，花草长不了根，怎么种？”

孩子们眼睛瞪得老大，互相瞅着，眼泪汪汪的。

爸安慰他们说：“现在人正在想法把火箭射到月亮上去——”

小弟马上高兴地接着说：“那咱们就可以把花带到月亮上去种。”

爸觉得这个建议蛮好：“唔——唔——”

小妹摊开两只手，鼓起了脸蛋：“要种许许多多，许许多多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月亮远着哩，花少了大家看不见！”

“唔——唔——”爸觉得这也说得不错。

“那么，爸，”小弟眼睛里闪着光，性急地说，“以后月亮就变样了！”

“怎么变？”

“它不是雪白雪白的，是个花花绿绿的了。”

小妹蹦起来拍一拍手，说：“好啊！就像我玩的那个彩色皮球一样。”

“唔——唔——”爸不说是，也不说不是，只笑眯眯地、爱抚地拍拍他们的小脑袋瓜儿。

我可不是蝴蝶

春梅的妈早已打算好，给春梅缝件新布衫，好让她在国庆节那天漂漂亮亮地参加游行。

这天，她妈下班后，特地上百货公司把花布买了回来：浅绿的底子；鲜红的夹着淡黄的小花朵儿。

大姑母看了直点头：“这布真漂亮！侄女儿穿上挺好看。”

春梅刚从学校回家，就给妈叫住了：

“梅儿，你来，瞧瞧这花布可喜欢？”

“哈，妈妈，我喜欢。这颜色多鲜艳啊！”

“料子给你做新衣服的。”大姑母在旁边插嘴了。说实在，大姑母做小闺女的时候，哪里见过这样子的布，心里头又喜欢，又有点羡慕。

春梅自然也高兴，却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来，羞答答的。

大姑母爱说话，今天在这个题目上当然要多做文章：“咱侄女儿一穿上，可就像只花蝴蝶了！”

“姑母，我可不是蝴蝶，是蜜蜂。”春梅马上顶了回去。

“什么？蜜蜂？那多难看！”大姑母眼睛瞪得滚圆，像孩子样地大惊小怪的。

“唔，是蜜蜂！”春梅坚决地说。

“你不喜欢蝴蝶？”大姑母反问着，“它长得可漂亮呢！”

“我不喜欢！”春梅撅起嘴巴，“就算它漂亮，老在花草堆里吃玩玩，那没意思！”

“你爱劳动，所以爱蜜蜂？”

“蜜蜂是工人——酿蜜的工人，”春梅挺直了脖子，骄傲地说，“我将来也当一名工人！”

“那么……”大姑母边想边说，还调皮地笑笑，“那么，你像鹦鹉，怎么样？”

“也不！”

“鹦鹉红嘴绿毛，又漂亮，又聪明呢。”

“它不过学着人家说话，我也不喜欢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大姑母几乎说不上来了，“你倒说说看，你愿意像哪一种鸟？”

春梅响亮地回答着：“海燕！”

“啊，海燕？”大姑母皱着眉头，她还没听说过这名字。

“在晴朗的日子，它不知疲倦地在平静的、广阔的海洋上飞翔；在暴风雨来到的时候，它张开翅膀，一点儿不害怕地迎了上去，在闪电、雷声、狂风、暴雨中疾飞！……”

妈妈拍一拍春梅的背，向她眨了眨眼，她知道她女儿昨夜里朗诵过俄国大作家高尔基的《海燕之歌》呢。

大姑母快七十岁的人了，什么事情总不服老，不服输，这回却给小侄女儿驳倒了。

她点点头走开去：“海燕！——说得怪有道理。小妮子自己不就是一只海燕吗？”